

◆ 李振波

瞩 望

丁先生的书房里堆满了机电图纸和书籍，工作台上伫立一座陈旧的鸣钟，北面墙壁上悬有一帧紫檀相框。相框2尺长、1尺宽，黑白相片上，一个老女人在模糊旷野中拄着拐杖，她的头发灰白，被风吹得蓬张；黝黑的脸上尽些褶皱；嘴唇紧闭又略微撮起，回射开一道道沟痕，乃掉多了牙的缘故；眼睛不无浑浊乏神，长久凝视，又觉涵着慈爱、期盼，甚或几分逼视，透出无穷的力量……别处可落上灰尘，惟这相框被拭得油光锃亮，一尘不染。

丁先生每天早晚两次在巨像前默立，神色凝重。客人以为这帧照片如“蒙娜丽莎”一样，是古老高深的艺术品，丁先生纠正说，她是自己的老奶奶，老奶奶的心比“蒙娜丽莎”还美……

老奶奶不到20岁就嫁来老爷爷的村庄。老爷爷村庄傍着一派青山，山上瓜果飘香，雨季来临，水自一道山谷奔泻而下，泓注于村儿三边偌大的凹地里，真个百川归海的气象，村民此时便恍若置身孤岛了。孤岛怕什么？这儿从未遭逢天灾地害，村民眷恋乡土，谁也懒得跑去外面。且老奶奶的娘家更在深山老林，来这儿已算“开放”了。

老奶奶最贵重的陪嫁——一座鸣钟，座钟纯系楠木做成，圆盘刻度间时针分针，钟锤摆动。外厢两侧雕有攀龙附凤的饰柱，上架教堂式穹顶，中西合璧，证实它尚非古董，也便无甚出奇。可听上去却大相径庭，或许它哪儿机巧暗合，不同的人不同的手的部位敲打它，发出不同的音响；敲打它的不同部位，音响愈加多变；一阵徐来的风又能再行变幻它的音色，无一声

不悦耳，整点鸣响时更是妙不可言。村民美其名为“万乐钟”。

老奶奶在“万乐钟”永远的滴答和鸣响之声中勤俭持家，不满70岁已有孙子、重孙子满堂了。老奶奶三寸金莲，不识一个字，可又耽误了什么？

“万乐钟”确实神奇。那个晌午老奶奶见它兀自跳动起来，还以为自己干活儿过头了神虚眼花，定睛细瞧，它底下的方桌也一起载歌载舞。老奶奶心里说你千万别摔下来摔坏，赶紧上前按住它。可是，自己也脚下无根，身摇体晃，脑中疑骇不已……她那退役回乡的孙子喊着冲进来，拖架她向外跑，末了立定而吁喘不定地说：“奶奶，这是让房倒屋塌的地震啊！”幸亏震级弱小，人与钟安然无恙。邻居笑捂肚子道：“你老人家真是要财不要命哟！”

老奶奶说：“我是那种人吗？我才舍不得我小重孙子呢！”丁先生就是老奶奶的小重孙子，也就是老奶奶那退役回乡的长孙的儿子，村人都管他叫丁小。丁小聪慧异常，八九岁能将“万乐钟”尽行拆卸开来，再组装完整回去，老奶奶陪在一旁瞅着合不拢嘴。可丁小就是不爱上学，逃学撒野是小菜便饭，早晨爹爹催他去学堂，转身的工夫他没了影儿，原来躲入猪圈与几口小猪儿混同一处，愣没让人发现。爹爹哆嗦着手打丁小，老奶奶挺身中间，厉声说：“先打了我再打丁小！我和你爷、你娘和你爹不都一样过来了吗？！”当然老奶奶也有气不过的时候，丁小砸碎东家缸，偷了西家枣，被人找上门，就蜇他几句，再忍不过，跨进猪圈打猪解气，怎

大的猪就满圈胡蹿乱叫……老奶奶对照镜子梳着日渐灰白的头发，轻轻梳几下，再习惯性地用大拇指尖刮响一排梳齿，震落黏附上面的几缕发丝，心里不免有些惆怅，却更多想着：我还能疼爱小重孙子几多时日？

无论如何，老奶奶面对邻居笑话她“要财不要命”，底下实不好受。她何尝受过这等窝囊？抗战时期，她死扛日本鬼子枪托救过两个游击队战士的命，她还做过八路军的前沿指挥所，她理所当然地成为令人羡慕的拥军模范；居家生活，她又让人眼馋，瞧人家媳妇，看人家婆婆，那个好！都说的是她。她老了也闲得慌，在户与户的隙地种些绿豆花生什么的，其实这在乡下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可没有一个大人对她说三道四，也没有一个顽童进去糟蹋……这么想开，老奶奶终于原谅了邻居。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老爷爷村儿三边偌大的凹地成了远近七乡八疃落实这些指示的工场。也委实应该把大山上汇来的雨水全部截住，不任其白白流逝。建造这座水库之时丁小上小学四年级了，他看到人山人海，将凹地掘深，又人拉肩扛，堆砌着一弯高长的大坝，遮了全村人看山的视线，那一身劲劲甬提了，什么上学堂呀，在脑瓜里忘得一干二净。

爹爹转瞬间又找不见了丁小。老奶奶从猪圈拖出了丁小，也不知哪儿来的劲力，抡圆了巴掌，抽向丁小屁股，如长鞭不住甩响。打得丁小先是目瞪口呆，尔后鬼哭狼嚎。不过，丁小仍听清了老奶奶苍哑的怒吼：“我让你不去上学！我

让你不去上学！”

半夜里，老奶奶坐在炕沿儿抚摸丁小肿得老高的屁股。丁小睁开眼睛，就着透进窗来的微弱的星光月明，见老奶奶涕泪纵横，口中念念有词：“光做个好人不够啊，光是好人也会被人耻笑和痛恨呀……”

从此，丁小每次去上学，老奶奶尾随在后，直到校门口才止步，然后坐等丁小放学，不管多大风霜雨雪，成为学校的一道奇特风景。走进校园的丁小扭回头来，分明看见老奶奶瞩望他的日渐混浊的目光里，有慈爱，有期盼，亦有几分逼视，透出无穷底的力量……

丁小成为了这个县里第一个大学生。当他领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地区的记者赶来采访。他说：“您要照相，就照站在校门口的我那老奶奶吧。”记者惊奇，这所高中离丁小的村庄足有九里之遥，而老奶奶仅有端糠之力了，咋能自己走来呢……于是，留下了悬在丁先生书房的那帧巨幅相片。

丁先生讲述这一切，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最终抚着案上的“万乐钟”说，它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滴答声，仿佛老奶奶挥手落在他屁股上的鞭挞声；夜深人静映在窗上的星辰，也仿佛是老奶奶瞩望他的眼神，迫使他不敢丝毫懈怠……

苍天不负攀登人，丁先生已然是我国某新型卫星运行系统的主导设计师，最年轻的科学院士之一。

听了这些，客人也走近丁先生老奶奶的像前，深深地鞠下躬去……



◆ 黎 权

海边，有把长条椅（外四首）

海岸线和地平线都在眼前
旅行者在此流连
陆地与海洋，地球与天空
你的眼睛，将停驻于哪条线上

蓝灰色的海水激起绵长涛声
登船出发，还是坐下来
别错过这美丽风光

此刻，一把空闲的长条椅
成为生命的焦点

你若静静欣赏海岸景观
将会在这把长条椅上坐多久
奔向地平线是不能放下的航程
我们又能坐得了多久

地平线

我们对可见地平线津津乐道
却证实了自己的卑微
因为飞机证实了九重天的存在
证实神话并不是修辞学里的象征

人们想了解生存在哪一重天
就得看是不是发现了真实地平线

然而，飞机也不过是瞬息之物
像马车成为当代人的古董
在翅膀没有长成之前
飞机姑且载着人们逐一亲历
先祖们所发现的九重天

先知也许就在我们当中
那个正在奔向地平线的有翅人

滨海公路

今年中秋，海边不改人车拥挤
向往大海的职员
又一次与梦想贴得这么近
只要再迈一步，便可以成功下海了

陆上的警示牌，礁上的雪涛声
胸中无桨的人，不敢去远征
寥廓的海天之间，只有几点飞鸥
深水区游动着虎鲸和剑吻鲨

可是，滨海公路看似通向大海远方
却是一条设施完备的安全带
细致地系紧了大地上的恐惧心

蟋 蟀

你的鸣叫，像我在黑夜里找路
夜多黑，声音就会有多明亮

要走的路
依然隐埋于又深又密的草丛当中
若有稳固的江山和美人
蟋蟀又何必磨秃双翅，将秋风叫凉

玉米正在地里枯黄，老之将至
雪光一样的鸣叫
还在咽喉深处悻悻缠绵
黑夜孤音，卡住了一条秋虫

白 露

在东方雪白的清晨，珠露摇摇
暂停于草叶的愚边
迎接明天，抑或破碎的归程

白露节，一滴水回味所经之地
记忆里只有存在之美：夏日的彩虹
三月间渐渐沥沥的雨巷
即便如此催促的清晨
它也不会记恨一股凉风的起源
以及殒殒的阴暗的沟渠

下一个轮回，它回忆起来的今天
依然是晨光中的晶莹
和动荡岁月里，留下来的诗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 郭郭华

运河边

夜晚，我们一大群文友走在幽暗的运河边，暗淡的夜色里，运河在我们的身边泛着古老而新鲜的微光，这光里，有一种叫历史的东西让我在黑暗里耽沉了很久。我往往会被历史触动，它那么古老悠久，遥远又切近。我很想走近运河，在它微微的动荡的波纹边，站上好久。好像我是和历史站在了一起，那些暗沉在时间深处的一些事物会回到我的身边，让我咀嚼和回味这沉潜在沉默的运河水里的一切。关于运河的开通，它的年代，它的年纪，它的钩沉，关于它带给一个城市的发展，关于漕运。

在淮安是有一个关于漕运的管理机构的，我曾经在好多年前路过那里，看着朱颜褪色的大门，在时间的漫长河流里，在难以言说的历史故事里，我的脚步是迟缓的，甚至是滞重的。这里应该承载了无数关于城市发展的故事，典籍里都应该有沉甸甸的记载。那一天比较匆忙，也没有进去，走入这一段历史的泥理中。

走过了这么多年，运河还在这个古老的文化厚重的北方城市里，缓慢地流淌着。在这里生活学习过的作家徐则臣写过个得了茅奖的长篇小說《北上》。这是一篇和运河的历史有关的小説。它应该有青苔的颜色，应该有运河水暗沉的绿。一个城市是需要有这样一条古老而年轻的河流的。而运河不是一条普通的人工河。它在多少年的星辉与月华之下，被岁月时光淘洗，许多船只在水里穿行，留下历史与往事，也留下漕运与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辉煌。

运河边的城市是有故事的，也被历史与文化浸淫。吴承恩的《西游记》，刘鹗的《老残游记》，韩信的漂母的故事家喻户晓。多年前，我在一个大雨天到韩信的钓鱼台。寂寞而荒凉的一个所在，只有一个水泥的台子，一处不起眼的河水，一些陪伴它们的荒草。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历史的烟尘就厚厚地漫过来。我在一个饭店里，看到了韩侯酒；在一条马路上看到了梁红玉路。这里的路基本上用古代名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一切和古老的运河能不能扯上关系。当然能，一个城市文化的积淀与发展有赖于经济的富裕。

运河给淮安这个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多的是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一个城市，文化才是它的风景坐标和名片。

我们去的是桐园。邱心如女子研究会的一个小小的集会所在。只有一间小小的门脸，隐在弯曲的小巷里。电瓶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这里就像一个偏僻的乡里。桐园不大，进门照壁就看到前省作协主席范小青的题字。旁边一张桌子，古老的桐油漆，上面是一些龙飞凤舞的毛笔字。窄窄的木质楼梯上去，很小的一个阁楼，却仿佛是私人书房。一张桌子，四张圈椅，对面是书架。灯光橘黄柔和。这样一个所在，仿佛红尘人世里一个心灵隐逸的所在。在这里坐了，所有的市声都远去了。我们看见自己心灵的那部分安静祥和温暖。

对面还有一个长的布沙发，也是可以坐着看书的。

我问扬州的女作家汤成难，你有书房吗？答，没有。我说，我也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阁楼，这样一个避世一样的文学的心灵的栖居地，我们都忽然想，自己应该有一个书房。

我能不能牵强地说，桐园这样一个温馨的文化的文化的小所，也拜运河所赐。

它们中间是有一段扯不断的渊源的。夜晚的运河边，该是多么的安静，温暖与蕴藉，我想再去走一走，走在历史的风里，走在运河潮湿的时间与历史的河流中。

◆ 陆 安

走进昭君故里

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翦老不愧为拥有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悉力的学界泰斗，寥寥数笔，就清晰地勾勒出了王昭君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历史，其实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来包装和修饰，其本身就具有无穷的魅力。早在上中学时就把手已经收入教科书中的翦老的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参加工作以后，更是时不时地翻腾出来温故而知新，不敢稍有怠忘，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美感与韵味，总能让我激动不已。或许，就是受翦老雄文的影响，我对于王昭君始终充满了好奇与兴趣。然而，在我的心目中，一直都以为，王昭君与内蒙古大青山脚下那片雄浑而又苍凉的大漠息息相关，万万没有想到，最后将青春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北方大漠的她，竟然会出自于一个山清水秀、旖旎多姿的江南水乡。

今天的昭君村，沐浴在金黄色的秋光之中，格外妩媚动人。徜徉在这座面临香溪水，背靠纱帽山的小山村中，依稀可辨从那遥远的岁月中飘散过来的历史的清风。据村中人讲，现在居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大多还是王姓，与王昭君的族人一脉相承，多多少少有些沾亲带故。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活色生香、熠熠生辉的历史的标本。而激活这一标本、使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正是这一脉王姓族人持续不断的文化经营与文化创造。

走进昭君故里，就会发现，与王昭君有关的塑像、画像、雕像层出不穷，与王昭君有关

且来一碗胡辣汤

且来一碗胡辣汤

人与人之间，会一见如故；与食物，亦然。假期去河南巩义，邂逅胡辣汤，爽然快意。

遇见，是在宾馆的自助早餐上。餐品异常丰盛，仅汤就有一长溜。依次看过去，并排的瓷瓮中白米、小米、红豆、黑豆一应俱全，都是我熟悉的。只是我们南方称“粥”，在河南皆言“汤”。初时不解，丝丝缕缕，若相思不绝。细嗅其味，肉香如雨后天青，朗然在目；药香则似雾里看花，若隐若现；还有微微醋香，细若幽涧清流，纵不见形，亦可咚咚有声。众香交缠，谐和共存。天炎炙灸，从容不迫，如一曲悠扬舒徐之慢四。

此为何汤？正纳闷，一阵稀里呼噜的声音传来。抬头，见邻桌的中年男子端着碗就啃，正啃得恣意。声停，唇边一圈琥珀色。旋即，他再端起一碗豆腐脑，待呼噜噜结束，嘴边又染上了星星点点的白，看着很有喜感。他也不用餐巾纸，只抬手一抹，呼哧一下，真

个豪放生猛。眼神相遇时，他对我粲然一笑，我便顺势问他汤名。恁(你)是难(南)方人吧？这是我们河南有名的胡辣汤！胡辣汤？原来竟是胡辣汤！一时间，真有点故人当面却不识之感。说“故人”或许有点夸张，只是我久闻大名，算得上神交吧。早就听河南文友说过，胡辣汤是中原“名吃”，其味浓郁醇厚，“早上一碗胡辣汤，给个千金也不换”。果然名不虚传。“恁要嫌辣，就配碗豆腐脑，老好吃咧！”邻桌男子见我一勺勺舀入口，以为我是怕辣。其实这辣完全在我的承受范围内，不过胡辣汤和豆腐脑，的确是最佳拍档。一辛辣醇厚，一清淡滑嫩，两相和之，入口绵软香润。似也合中庸之道？问及汤中药香，男子说是加了中草药的缘故，并且不同商家配料都不全相同，但都根据季节适时调整，像胡椒、甘草、陈皮、肉桂等都是必用配料。胡椒更是关键的一味调料，驱寒功能极佳，当年于谦在河南做巡抚期间，胡辣汤就治好了他的风痹。

漫步巩义街头，邵记、郑记、香味坊、国威等等各种招牌的胡辣汤店比比皆是，都是大锅连炉，热气蒸腾，暖香扑鼻。亦见路边小店，人行道边，方几矮凳，食客围坐。桌上置筐，满盛烙饼油馍。人守一碗胡辣汤，碗碗